

3911

北京人文史

第七辑

政协吉木萨尔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庭文史

第七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吉木萨尔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五月

审稿: 高振亚 吴与弼

主编: 马维绪

编辑: 王秉诚 马 健

封面题字: 赵慕萱

封面设计: 马维绪

北 庭 文 史
第 七 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吉木萨尔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奇台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32开 字数: 10万

1992年5月出版

印数: 1 —— 2,500本

资料准印证(新出)字第1200号

目 录

史 料

做争取工作的前后	马俊杰	(1)
八七·七抗洪纪实	孟卫东	(5)
一貫道在吉木萨尔的兴起与取缔	季宪安	(16)
吉木萨尔粮食购销工作的回顾	唐中权	(22)
忆粮食统购统销在五区试行	邓如新	(29)
忆三台区人民政权的建立	范作义	(36)
返里宣传队参加工作的回忆	孔繁丛	(41)
县城的电灯是啥时候亮的	唐怀瑜	(44)
建国前孚远县商会	邵照熙	(46)
祸害三台人民的保甲制度	范作义	(50)
杨增新时期新疆官僚层中 流传的“十气”	孔庆武供稿 赵根基整理	(55)
追剿乌斯满的几次战斗	乔新元口述 徐登臣整理	(59)
土匪在县城北的一起 抢杀事件	孙铭德口述 王立春整理	(62)
漫话贼沟	张文新	(64)
清风沟口水渠决口事件 的真象	王 华口述 王维勤整理	(68)
民族团结与我们王家 的兴起	王德俊口述 杜继祖整理	(70)
民族团结鱼水情深	祁成学	(74)

工业·商业·文艺

- 吉木萨尔的水磨业 邵熙熙 (77)
孚远县城商业史话 邵熙熙 (35)
漫话秦腔在吉木萨尔的流行 邵熙熙 (91)

人 物

- 忆冯步珍同志在吉木萨尔的年代 邵熙熙 (95)
回忆卜县长下乡蹲点的二·三事 王秉成 (101)
我所知道的曾学福校长 蒲东辉 (107)
汪庆云政绩轶闻 马 健 (112)
一代官僚邱宗浚下场 范作义 (120)
“花儿”先生郭成章 张世清 (133)
李吉泰谈其父“大钱匣”家世 赵慕萱 (136)
百岁老人王发兴 宋庆云 (140)

地方风物

- 再谈野马的饲养与繁殖 张俊 颜辉 (143)
后堡子的庙 薛 峰 (148)
三台回族清真寺 冶福刚 (156)
北庭东破城子瓮棺清理简介 唐吉康 (158)

资料·考证

- 吉木萨尔维吾尔族的历史与现状 王秉诚 (161)
金满县残碑考释 王秉诚 (176)
孚远县历代大事辑略 尹燕林 (190)

补 白

- 我县九〇年在大龙口发现的古代墓葬群 唐吉康 (4)
毛泽东引用的一副对联 (15)

济木萨古诗拾遗一首.....	戴良佐	(28)
生、旦、净、丑.....		(43)
《今日诗》与《明日歌》.....		(58)
孺子牛.....		(61)
韬光养晦.....		(73)
回历与公历的换算.....		(100)
西域三十六国.....		(175)

做争取工作的前后

马俊杰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泉子街拱拜沟去芦草沟的山路上，发生了一起捆绑干部，以后又抢劫枪支，上山为匪的事件。事件发生后，县委副书记郝智文，副县长张如芳召集公安局局长克依木和我研究解决办法。县委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政策，决定用统战方法解决问题。会后克依木带领我和吾斯曼、阿不都去泉子街，开始做争取工作。

我们一行四人，到泉子街后，根据县委的指示精神，召开了由乔小巴依、伊力牙斯和拜开依参加的民族宗教人士会议，向他们说明了泉子街芦草沟山路上发生事件的经过：“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协助牧区做好工作，派出工作组去六区（牧区）工作。工作组到六区后，区上将工作组同志分配到各乡。分到四乡（辖小河子沟、五塘沟、牛圈子沟）的工作人员有银行干部赛依提汉等同志，当他们到四乡开展工作后，牧民群众和巴依拜尔等乡干部反映说：阿汉·卡坎、斯兰木等人有严重的偷盗行为。经过调查，盗窃行为确实严重，便由乡政府报告六区，六区区公所决定，送斯兰木去县公安局。十月的一天，乡政府按区公所指示精神派乡文书斯兰巴依和银行干部赛依提汉两人专程押送。他们走到拱拜沟去芦草沟的路上，迎面来了营救斯兰木的卡坎和阿汉。押送人员那知他们心怀叵测，没有引起警惕和戒备，结果遭到了卡

坎和阿汉的捆绑，二个押送人员的骑马也被抢去。我银行干部和乡文书挣扎站起身来，步行到拱拜沟哈依沙家松了绑，他们借了骑马到泉子街给县上叫了电话。县委副书记郝智文接到电话后，正准备研究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又接到四区区公所（即现在的泉子街）的报告，说：“泉子街上九户民兵木合买的毛瑟枪被抢了”。据木合买的妻子河西汉说：“抢枪的哪天晚上，巴扎巴依的弟弟和拜开的巴郎子到我们家，互致问好后，提出要借一件东西，木合买问借什么东西，他们说借枪。我们的枪挂在墙上，他们顺手就拿到手，我们拼命和他们争夺，但未能到手，他们一直把我们拉到院子里，他们终于把枪抢走了。抢枪后，这三人上山为匪了”。

我们向宗教人士说明情况后，提出请他们协助党和政府把土匪争取回来，请他们转告土匪“只要放下武器，痛改前非，人民政府对他们实行宽大政策，既往不咎，让他们重新做人。否则我们将要采取严励措施，其后果由其自负”。乔小巴依、伊里牙斯和拜开依，先后在会上表示要将土匪争取回来。

同时为了把争取工作做到家，我们和乡村干部向其家属宣传了党的政策，做了思想动员。乔小巴依、依里牙斯和拜开依三人也说服其家属，劝他们的户主回来，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但其家属都知情不报，不说出其具体的下落，和藏匿的地方。

乔小巴依等三人先后翻山越岭进行寻找，两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三天、五天过去了也没有消息，到了第七天，终于有了消息。他们从哈熊沟找到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说出了他们怕坐牢的思想，要求党和政府写出书面保证文件，要县委书记、县长写出个人保证，允许他们迁往奇台。

我们将这些情况迅速向县委做了汇报，县委答应：一、交枪归来，既往不咎，保证不逮捕法办；二、同意迁往奇台。要他们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没有必要写什么政府文件，领导保证。当乔小巴依、伊里牙斯、拜开依三人再次进山，宣传县委指示后，他们仍然不相信县委的答复，要求乔小巴依三人抱经起誓。由于这三个宗教上层人士相信县委的指示精神，当即抱经起誓，土匪才将毛瑟枪交给了谈叛代表。但人仍然没有回来，还要求县委书记、县长同他们的家人约定时间、地点，再次保证后他们才回来。我们又把这一情况立即向县委挂电话汇报。但夜间电话挂不通，邮局有时无人值班，有时县委通讯员不在，没有人接电话。县委规定遇到这种情况，以三长两短的信号挂，邮局不论白天或晚上都可挂通。电话挂通后，县委立即答复要我们同土匪家属取得联系，约定时间、地点会面，同时县委决定副书记郝智文带领统战部、公安局领导前往。

我们同他们家属相见后，约定在十一月初的×日上午（具体日子回忆不清）在泉子街山口子队东坡下的巴扎巴依毡房里和他们相见。为了确保安全，万无一失，县委指示除领导自带武器外，毡房内阿不都穿皮大衣藏冲锋枪。毡房外500米——1000米左右，由民兵扮做拾柴打猎的农民进行防卫，一有情况听到枪声，立即向毡房靠拢，以防不测。

到了约定的时间，县委副书记郝智文、公安局局长克依木，统战部部长热依木专程前往，工作人员除我以外还有警卫人员乌斯满、阿不都同志陪同。到了毡房，郝智文副书记首先接见了家属代表巴扎巴依，向他们表示，对交枪归来的人既往不咎，希望他们痛改前非，从新做人，并答应他们迁往奇台的要求。县领导表态后，三名土匪不知隐藏在什么地方

方，都陆续前来归降，他们表示痛改前非，从新做人，并感谢党对他们的宽大处理。至此，我们的任务宣告完成。

(责任编辑马维绪)

我县九〇年在大龙口发现古代墓葬群

唐吉康

90年5月下旬，县城正南的大龙口村村民马某正在浇灌自家屋后林带时，发现渠道旁有一塌陷的洞窟，后经马某挖掘，挖出墓中尸骨和一批殉葬的物品，计有锈蚀严重的鞍具和兵刃器残片、兽骨、衣饰、一面锈蚀严重的类似铜镜器物或金箔残片，以及器形不明的金质微小管状小饰件，和一些小玛瑙珠子等遗物。

文管所接到当事人马某的汇报后已时过境迁，墓穴已被挖毁，只见坑底墓室呈东南向用天然石块层层垒砌而成，侧壁用较薄的石块对砌，首尾则用大石块垒砌，墓口均用数块大型石块覆盖，石棺（内经）2米左右，宽1米。

墓中的骨殖和檀木以及大多数殉葬品残片已被挖出的泥土和石块严重损坏，或被马某迁移他处掩埋。文管所收集到的少部分墓葬遗物均出之马某之手。

从墓葬形质及遗存的器物初步分析，可能是古代游牧在天山北麓的少数民族的墓葬。除此之外，在此墓葬的北面还有二处大型古墓区，保存比较完整。

大龙口古墓群的发现，曾一度在我县引起轰动，也为区、州文物部门和各级领导所重视。

我县文物管理部门已采取措施，加强该地区的保护管理，并已列为了我县重点文物保护点。

(责任编辑王秉诚)

八七·七抗洪纪实

孟卫东

1987年7月25日18时51分至27日17时1分，我县平原地区过程降水量为45.2毫米，降雨前后持续近两天时间，其中27日一日降水量为37.3毫米，突破了我县有气象记载以来的日降水量最大值。这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致使山上积雪消融山洪暴发，出现了我县近五十年来所罕见的洪水，从7月27日凌晨到8月1日下午全县所有河沟洪水泛滥，全县的8条主要河流由平日的8立方米/秒猛增到600立方米/秒，其中西大龙口河达到每秒140立方至150立方，东大龙口河流洪峰亦在100立方米/秒，洪峰持续了4个来小时，洪情到8月3日仍未解除，汹涌的山洪，象脱缰的野马，冲出条条山沟，挟裹着卵石，泥沙一倾而下，使我县工农业生产，人民财产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总计达1025万元。这次洪水使我县七乡二镇一矿区无一幸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其中损失最为严重的是水溪沟矿区，庆阳湖乡和二工乡。险情出现后，全县奋起抗洪抢险，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此将这三个重灾区的损失情况和抗洪抢险的有关事迹在此做以记载。

一、重灾区损失情况

1、水溪沟矿区损失情况

7月27日水溪沟矿区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洪峰期从早晨7点至下午5点，流量在50立方／秒以上，洪峰过后近10立方／秒流量的洪水仍持续了三天，水势凶猛，淹没冲垮了河道两旁的许多厂房、民房、道路、桥梁，致使水溪沟矿区的6个厂矿企业全部停产，交通、通讯中断，企业和职工的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给职工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洪水冲毁房屋340间，其中全部冲毁110间，坍塌230间，损失折合人民币为18.9万元。职工群众家庭财产、生活用品受到损失的有70户，折合损失人民币31万元。厂房、设施损失最严重的是陶瓷厂的黑瓷车间，主要机器设备如石轮碾、球磨机、搅泥机、压瓦机等被洪水冲埋或毁坏，模具配电盘等被洪水冲走或冲埋，成品及半成品相当部分被水冲走，由于厂房倒塌、设备毁坏，倒焰窑报废，致使车间一时难以恢复生产。

火电厂拦洪坝、渠首、引水渠等被洪水冲毁，水泵、电机被水淹，办公室进水，总损失为10.4万元，循环水池因洪水淹没，沉淀泥砂180立方米，仅清理泥砂用工就达60多个工日，第二套机组设备一部分被泥砂淹没。矿区三座桥梁全部被冲毁，从乌奇公路到矿区的公路10多处被冲毁，拉深2米多。总之，这次水溪沟矿区受灾严重，群众房屋和财产损失7.1万元，企业厂房设施损失43.3万元。

2、庆阳湖乡损失情况

在八七·七洪灾中，庆阳湖乡面临水溪沟、干沟、西大龙口三条水系的袭击，给庆阳湖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全乡受灾409户，占全乡总户数的31.47%，全乡各类作物受灾面积达8739亩，占全乡总播面积的17.4%，其中受灾无收获面积为

3291亩，经济损失达人民币537776元，林业受灾面积104亩，损失18270元，死亡牲畜140头，折合人民币8722元，冲毁水利建筑物1座，冲毁干渠和渠首10.5公里，冲毁塘坝16个，冲坏机井两眼，冲毁农用低压电路2公里，冲毁其它水利设施6个，共计经济损失320750元，冲毁公路10.5公里，冲毁牧道7公里，冲毁桥涵28座，总计经济损失为188120元，受淹学校2所，8间教室变成危房，农户房屋受到破坏的119户，倒塌房屋267间，危房336间，总计损失金额为29495元，全乡以上损失总计折算人民币为1,368,638元。

庆阳湖乡是全县三个重灾区之一，而双河村委会又是庆阳湖乡受灾最重的地区，因为双河正好地处水溪沟下游，首当其冲是水溪沟洪水吞噬的第一目标。双河村委会有7个村民小组，受灾村民小组有6个，其中4、5、6村民小组最为严重。各类作物受灾面积4000亩，无收获面积达3580亩，经济损失折算人民币306700元。死亡各类畜禽85头(只)，冲毁林木1亩，折算人民币7200元。冲毁水利建筑物1座，价值3000元，冲毁干渠和渠首2.1公里，价值2500元，冲毁塘坝4座，价值12000元，冲毁其它水利设施2个，价值6000元。冲毁公路7.2公里价值22000元冲毁大小桥涵11座，造价4400元，房屋遭到洪水破坏的有57户，其中倒塌房屋161间，造成危房157间，折算损失为208100元，双河村委会总计损失金额为594400元，占全乡洪水灾害损失的43.43%。

3、二工乡损失情况

二工乡也是这次洪水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乡五个村民委员会程度不同地都遭到了洪水的袭击。其中二工村委会最为严重，全乡受灾635户，占全乡的27.66%。全乡受灾各类作物面积10256亩，占全乡当年总播面积的14.65%。其中

无收获面积为5358亩，种植业损失折算金额为76.86万元。受灾林木面积25亩，死亡各类畜禽256头(只)，价值6842元。冲毁水利建筑物6个，价值4.3万元。冲毁干渠和渠首1450米，冲毁塘坝2个，损失机井11眼。冲毁乡村道路7公里，乡村道路桥梁25座。冲毁其它水利设施15个，以上六项损失共31.65万元。另外受淹机关单位7个，倒塌房屋27间，造成危房29间，受淹学校1所，冲毁卫生所一所，以上几项损失为27.8万元，全乡因洪水损失总计达137万元。

二工村委会是二工乡洪水灾害最为严重的村委会，全村八个村小组无一幸免，。受灾农户339户，计1960人，受灾各类作物面积4746亩，其中无收获面积3232亩，冲坏麦场19个，损失粮食19万斤。冲毁新植道路林25亩，淹死各类畜禽791头(只)，农、林、牧三项总损失折算人民币454396元。农户住宅受损失的19户损失房屋184间，其中倒塌80间，造成危房104间，损失折价55200元。另外有5眼机井被淹，2眼报废。3.1公里干渠，4公里支渠和4公里乡村道路及3座农田节制闸也被洪水冲毁，折合人民币16.23万元。二工村委会以上总计损失为67.16万元，占全乡总损失金额的49%。

从以上三个重灾区的损失情况，可以窥视我县八七·七洪水损失之一斑。

在八七·七洪水面前我县各族干部、职工、农牧民，特别是人民子弟兵在抗洪救灾中表现出了不怕苦、不怕死的高贵品质，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二、军徽在洪水中闪光

7月25日至27日，罕见的大雨，倾盆而下，连绵不断。驻军36173工兵连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守护在

电话机旁的黄连长从电话里接到了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县城东沙河已达到历史最高水位，淹没了拱桥，流水受堵，致使周围民房倒塌，命令你们在洪峰到来之前一定要炸掉拱桥”。

“是！坚决完成任务”。黄连长接受了命令看了看表，这时是公元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三十五分。

牵引车顶着磅礴大雨，满载着几十颗年轻焦急的心，奔驰在被雨水冲洗一新的柏油马路上。

东沙河位于县城东面，是从天山深处延伸出来的一条小河。这时的东沙河，再也见不到往日哪温驯的模样，咆哮奔腾的洪水，正冲向两岸的机关、民房和周围的庄稼。王县长正带领群众用沙袋加固堤坝，可沙袋刚一搁下就被洪水卷走，无法征服疯狂的洪水，洪灾继续漫延吞噬着周围……。

7点20分，子弟兵赶到现场，目睹此情此景叫人毛骨悚然。炸桥，谈何容易，那奔腾咆哮的洪水翻滚着浊浪，恰似发怒的巨龙，受桥的阻拦后更象激怒的雄狮，涌起一丈多高的巨浪，水响轰轰。战士的出现，给周围的群众增添了力量。

“各就各位，捆好炸药包，下水设置”。黄连长发出战斗命令。

“脱掉雨衣，动作快点”。指导员先脱下雨衣，高声喊道。

“雷管安好”、“药包捆好”、“线路畅通”。战士们相继报告。

“检查，仔细检查”。“检查完毕，一切正常”。

眼下的任务就是把80公斤的梯恩梯型炸药包和四箱防坦克地雷放置到桥边。

7点50分，指导员邹学文，排长罗敏军亲自带领战士们扛着100多斤的药箱，手拉着手，向桥身靠近。

“慢点，指导员，前面浪大水深”。在前探路的宋新兵一脚踏空，掉进急流中，紧跟在后的驾驶员施德也掉进去，班长刘永万眼疾手快抛出背包带，他俩抓住带子，才免于卷走。

紧跟着几次“冲锋”都被浊浪打了回来。

“大家慢慢地撤”，指导员命令道，战士们只好抬着药箱撤上岸来，电雷管被洪水冲断了。

用铁丝网捆的炸药包在巨浪的推动下，把战士的衣服撕破了，手、脸划出一道道血口，鲜血在往外流着，战士们用泥土堵住血口，继续战斗。

有人献计，“重新用铁丝捆药箱，在两岸打上木桩，拉上绳子，抓住绳索设置”。

战士们立即找来绳子，打牢桩，一束绳子将两岸连接起来，又拿出铁丝，再次接绳捆药，将导电线直接接在药箱里。

8点40分，雨停，而洪水更大了。一定要在洪峰到来之前炸掉拱桥，否则，损失将会更大，战士们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在邹指导员的亲自指挥下，战士们一手抓住麻绳，一手抬着药箱，顶着巨浪，终于接近了桥身。

洪水淹没了战士的大半身，要想站稳都很困难。可想药箱放下去肯定会被洪水冲走；眼下，急需大石头。

他们再次抬来大石头压住药箱，旋涡在他们身边“嗖嗖”作响，仿佛阴风一样惨切。一切令人毛骨悚然。谁要掉进旋涡就会立即被吞噬。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完成了设置任务。

9点18分，随着“轰轰”的一声巨响，洪水被制服了，

乖乖的流向了它的故道。此刻洪峰已到，这时它却顺着人们的意愿在奔流着。群众在欢呼，在称颂。王县长紧握着战士们的手说：“你们的壮举，将载入吉木萨尔县人民的史册，永志不忘”。

2、子弟兵在北庭抢险两件事。

驻军二营四连班长潘荣昌、战士黄平安、陈爱善三同志被连队分配到北庭乡牛王宫村种菜，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夏时制五点钟左右，北庭乡西河上游洪水横冲直撞奔腾而来时，水位急速上升，漫延了整个河床，沿河两岸的麦垛眼看着一个一个被洪水冲走。他们三人立即赶到河岸，毫不犹豫的跳入水中，帮助农民抢救。在抢捞麦捆时一位青年农民不慎被洪水卷走，小黄不顾个人安危在洪水中奋力去抢救，当他靠近落水人时也被洪水拉倒，冲了十几米远。这时班长不顾群众阻拦，置个人安危不顾，急速下水把二人救了上来。同时他们还给农民打捞了五亩地的麦捆。

在同一时间，住在河坝东岸的后堡子西破城子村的23户村民的房屋也被洪水包围了，紧靠河坝沿的李兰英一家，还没有顾上往外转移东西，房子就灌满了水。在这危急关头，负责给连队种菜的解放军战士李广东、黎亚文、杨静三同志听到消息后，淌着齐腰深的水，急速来到李家。这时，李兰英家的院墙、草棚都被冲倒，五间住房也摇摇欲坠，房子里的东西还泡在水里，三位战士猛的冲了进去奋力抢救。大衣柜、写字台、木床、粮食也都扛出来了，存款也找到了，此时房子开始倾斜，当他们听说屋内还有一架缝纫机没有拿出来，村民们都说算了，再进去会有生命危险，可他们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外，再次冲了进去，就在他们把缝纫机抬出门外的一刹那间，轰隆一声房倒屋塌了。人民子弟兵冒着生命危